



THE ART NEWSPAPER

UMBERTO ALLEMANDI & CO. PUBLISHING LTD. • MODERN MEDIA GROUP

2013年6月 / 第3期



充氣雕塑引發的藝術本質之爭
「堆積物」與橡皮鴨在香港引發的藝術論戰
EXHIBITIONS
展覽 P 11



中國博物館興建熱潮
軟實力能否跟上博物館的建設速度
SPECIAL REPORT
特別報道 T 2-P 2



光浴與感召
看千住博的《瀑布》系列
FEATURE
特寫 T 14

香港三部曲

這個國家體系中的「例外」邊陲，將在藝術的世界裡散發怎樣的光芒？撰文 / 葉滢

香港。「香港藝術可能是華人藝術世界裡最為隱秘的一部份，但現在它終於展現在世人面前」。早前，香港太古坊 ArtisTree 畫廊，「香港眼」(Hong Kong Eye) 展覽開幕式上，策展人張頌仁給來賓致辭。這個匯集了24位香港本地藝術家的展覽2012年11月在倫敦薩奇畫廊首展之後回到香港，這是少見的匯集了眾多香港藝術家的大型巡展。

張頌仁是這個展覽的策展人之一。這位地道香港人在三十年來的經歷，可以說是香港當代藝術在藝術世界裡地位變化的縮影。



伸向大海的西九文化區，形態頗像將半島帶入外部世界的旗艦

過去時，東西藝術的中轉站

1983年，從美國留學歸來的張頌仁在香港創辦了漢雅軒畫廊。

張頌仁在華人藝術界的知名度，來自於他對中國當代藝術在海外的推動。曾梵志、張曉剛等中國當代藝術家的首個香港展覽都是由張頌仁經辦。1990年代在內地很難獲得公開展覽機會的中國藝術家經由香港，開始被華人世界和海外的收藏家所接受。

香港畫廊協會會長徐錦焯提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香港現當代畫廊的「開荒期」。藝倡畫廊引進趙無極、朱德群等旅法藝術家；仁畫廊把吳冠中帶到大英博物館。在特殊歷史時期，香港充當了藝術中轉站的角色。

2004年蘇富比香港策劃了全球

第一個中國當代藝術專場，此後中國當代藝術市場持續升溫。香港蘇富比、佳士得拍賣行推動了中國當代藝術在全球藝術市場的能見度。

在以市場為主導的香港，2000年徐文 (Claire Hsu) 創辦亞洲藝術文獻庫，開創了香港民間非營利藝術機構進行亞洲當代藝術研究的先例。

進行時，全球藝術市場的新中心

荷李活道。這條街上中國和亞洲古董聚集，充滿了洋眼看中國的「東方主義」氣質。近兩年來，也被帶入了新的元素。美國畫廊 Sundram Tagore 將首個亞洲空間開設在荷李活道。在巷道深處還駐紮著 Ora-Ora 這樣的新興香港本土畫廊。

從荷李活道往中環方向，了解香港藝術行情，畢打街是必去之地。漢雅軒5月初展出的是中國藝術家張浩的作品《旅行的形狀》。美國畫廊 Lehmann Maupin 今年3月在這裡開設了新的空間。一年前，紐約的高古軒也進駐了畢打街。畢打街還聚集了 Ben Brown、Pearl Lam 等中西畫廊。數年之間一線畫廊紛紛進入香港。

徐錦焯提到，香港擁有低稅率、簡單稅制及完善的保險。香港既沒有進出口關稅，也沒有增值稅。註冊拍賣公司及其他公司，只需付利得稅，即淨收入的16.5%的稅率。而且這個稅項並不會應用於收藏家買賣上。而中國內地目前6%的進口環節稅，加上由海關代徵的17%增值稅，讓不

少內地畫廊和藝術機構將目光轉向香港，站中國、偏鋒等都選擇在香港開設新空間。

中國內地的拍賣行也掀起了進軍香港市場的高潮，繼2012年中國嘉德、保利開始了在香港的首次拍賣之後，2013年匡時也決定進入香港市場。

5月23日至26日，香港巴塞爾藝術展將在香港首次亮相。今年是 Art HK 被瑞士巴塞爾藝術展收購後第一次舉辦香港巴塞爾展。巴塞爾藝術展亞洲總監 Magnus Renfrew 認為，香港有潛力成為亞太地區真正的全面的藝術港。

自由港優勢帶來了全球性的藝術品流通，也帶來了高強度的競爭。2006年至今港島核心地段的店舖租金上漲了三倍，不少中小型畫廊只能遷往柴灣、觀塘等更偏遠的地方。

對於香港藝術市場的繁榮景象，張頌仁唱出反調。「現在洋人來這裡賣東西，只是表示我們有錢能買洋貨，跟我們現在買LV沒有區別，真正的藝術平台要能夠引導文化潮流，能夠成為別人的參照點。」

張頌仁認為，香港要真正成為一個「平台」，「必須跟學術的權威和創意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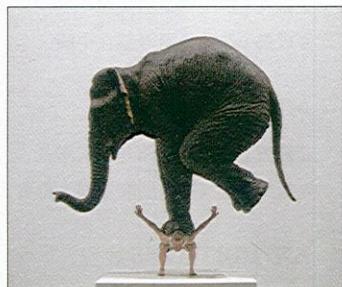
將來時，「例外」的「邊陲」會散發怎樣的光芒

後接P4

本土社會的演繹

香港。一個穿著睡衣仔煙囪的男子，恍如施展馬戲團雜耍般把一頭大象頂在背上，這個看來詼諧且荒謬的景象，是「法國五月」的其中一個展覽的作品之一。法國年青藝術家 Fabien Mérelle 在2012年創作，作品名為《Pentateuque》，今年一月在新加坡的2013 Art Stage Singapore 藝術展上曾經一鳴驚人，以一比一真人比例，而且細節方面表現出人地精緻及仿真的刻畫，讓這個超現實的雕塑給人留下非常深刻及震撼的印象。

「Pentateuque」，在法語中解作「律



Fabien Mérelle 的《Pentateuque》雕塑作品

法」的意思，帶出的訊息是現代人被社會的規條與重擔壓得透不過氣來——這於不同國家將出現各異其趣的主觀演繹，歐洲人是債務與經濟危機，新加坡是政府的規限，而我們香港人有可能把大象理解為地產霸權帶來的噩夢。今次作品選址於中環皇后像廣場展出，的確是向悲涼而殘酷的現實作出控訴的好地方。

Mérelle 是一名八十後，2006年畢業於巴黎國立美術學院，畢業前曾到中國西安的美術學院作交換生，其作品有收藏於龐畢度當代藝術中心。你可能認為這件售價250000歐元的《Pentateuque》雕塑多屬於展覽而在市場上一定很難賣，但對於香港藝術交易商 Edouard Malingue (3D20, 藝聚空間 E2) 來說卻不然。據說這件作品已經在巴塞爾香港藝術展期間被一位馬來西亞的藏家購買，這位藏家準備將作品放置在自家的屋頂上。中環皇后像廣場

6月15日結束

香港賽馬會改變計畫

香港。在2015年內將原香港中區警署 (Central Police Station) 改造為香港文化中心的計畫針對當代藝術提出了全新構想，目前該項目正在全面徵集合作機構。倫敦皇家藝術學院 (Royal Academy of Arts) 執行董事 Charles Saumarez Smith 本周拜訪了香港，他說：「我們非常有興趣與駐紮於香港的機構一起在中區警署策

劃展覽；我們此行的目的就是在香港尋找機會，並計畫在適當時候向香港賽馬會 (Jockey Club) 遞交一份『意向書』。」在香港政府和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JCCT) 的攜手合作下，這項總投資21億港元 (2700萬美金) 的項目包括對香港最古老監獄及近30萬平方英尺空間的改造。



包括非營利機構 Para/Site 控制項和亞洲藝術文獻庫 (Asia Art Archive) 在內的合作計畫也參與了競爭，競標截止日期為7月5日。

JCCT 原計劃部份出資建立公司以負責專案運行，但考慮到當代藝術可引發的爭議，最終決定將專案外包給其他經營者。撰文 / Georgina Adam 譯 / 龔暢

光浴與感召

看千住博《瀑布》系列作品



《瀑布》2013。© 2013 Hiroshi Senju

每一次，無論是在靜謐的畫廊，或嘈雜的藝展，站在千住博的《瀑布》系列前，總有一種沐浴於靈光的感動。情況像千住博在他那本《美を生きる》談到，90年代一次在夏威夷原始森林寫生時，站在那道飛瀑前，被飛珠輕霞和震耳欲聾轟悟出「美」。

從靈光到錢

生活在21世紀，藝術的意義幾乎變得只剩下錢。說幾乎，是當全世界相信錢是建構世界的基本，但對一些人來說，藝術，從頭到尾關乎的是：感召。

假如不回顧歷史，我們不可能明白這種「感召」。正如 Walter Benjamin 在差不多一個世紀前說，因為機械複製，藝術作品被逐出了「靈光」(aura) 的伊甸園，藝術不再關乎「原真」(authenticity)，不再關乎「傳統」和「崇拜」(或感召)。透過複製，藝術的價值被推向政治化，藝術的發展要用來實踐政治。而機械複製，全因資本主義之名出現，是人在弑了「上帝」後，以物欲來建構世界的手段——注意，我說的不仅是基督教所指的上帝，而是一切高於人類的道德標準。因此，到了20世紀，「美」，從前這種至高的藝術道德標準，被打倒、拉下神壇並變成禁忌，後來藝術反抗被用作實踐政治的手段，便變為一種體現資本主義精神的工具，在這「純化」過程中，藝術創作淪落至只變成一種職業的選擇，其唯一目的就是賺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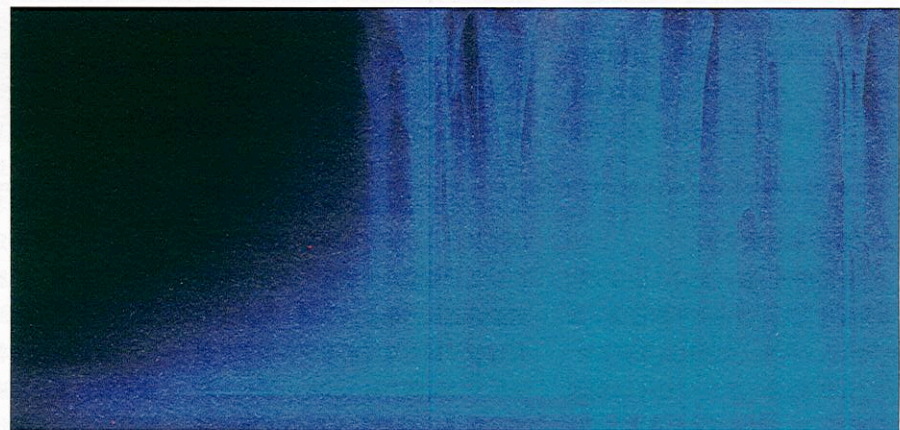
正如在同一世紀，人類懂得以「階級爭鬥」藉口來排除異己進行篡奪，殲滅本來的「精英」、「細膩」、「優美」……等代表時，若掠奪族群本身沒有一套高層次的基本道德標準（例如真善美），只聽任低層次的物欲野心（美其名物競天擇），整個生態就失去周而復始的再生能力，當劣幣驅逐良幣，就出現當前「下流社會」的情況，然後歷史會再洗一次牌，但究竟整個文明會否倒退？

我們正危立於這種險要的歷史深淵之前。

當我們認為「美」失去其作為高於一切的道德標準，藝術世界已在凋零：很多人在偷雞摸狗，人人都說自己是藝術家，藝術變得只剩下金錢與計較，所以人們老分不清藝術和設計的分別，在當代詞彙中，「好的」藝術=良好的市場策劃，藝術被說成是一種「溝通」，像設計——但藝術從來不是「溝通」，設計才是一種溝通，因為「設計」只是一種為滿足人類七情六慾的服務（當背後負有更高道德層次而超越設計則提昇至藝術品層次），而藝術，是一種由藝術家犧牲自己的生命，身不由己地傳達這些自己也不甚明白的、高於人類標準的「美」，因此，藝術是關乎「感召」。

有意識的洗滌

這是為什麼千住博能被公認為日本國寶級藝術家。他的《瀑布》系列，以半寶石、珊瑚、貝母、動物皮膠混合的傳統日本畫礦物顏料、毛筆（以至噴筆），將當日在原始森林受水靈洗滌



《瀑布》2013。© 2013 Hiroshi Senju

一新的感召經驗，一次又一次寫在桑皮紙上。雖然千住博每次面對國外傳媒時都強調他作品的世界視野，然而當中那種只有日本神道獨有，對山水自然抱有的執迷和崇拜，經過他的手轉化成一種躍然紙上的精神力量。他筆下那個氤氳靈異異境，叫人馬上想到的是16世紀長谷村等伯那幅屏風《月下松林圖》，或北宋范寬的《谿山行旅圖》，有一種引人入勝的幽邃，抽象而寫實，從「觀美」（視觀之美）達至「真」（本質）的境界。

尤其是千住博在2007年後的系列作品，雖然表面是單色作品，由於用上了螢光顏料，當處身一片漆黑，眼前幻變至一妖魅深藍的異域，在這濃艷而絕對靜謐之中，這是一片從21世紀紛囂擾攘中生出的樂土。看似潑墨氣勢卻依然

有著工筆的嚴謹，奔放也有其自我規律，不是那些只追求雄偉或枯寒孤冷水墨的完全放任，而是謙遜地對自然存著敬畏，這是一種深植於大和民族的文化，也為當代「大和繪」畫下最好的註腳，借北宋劉道醇在《聖朝名畫評》評范寬「遠望不離坐外」，千住博的《瀑布》系列也有這種感覺，其靜止的筆觸，彷彿讓人聽到雷鳴湖濤，臨畫觀賞幾乎有種類似肉體受飛流擊中而需頑抗的張力，看完後心靈得以洗滌澄明。事實上，這種讓觀眾很有個人自覺的經驗，的確是結合到西方的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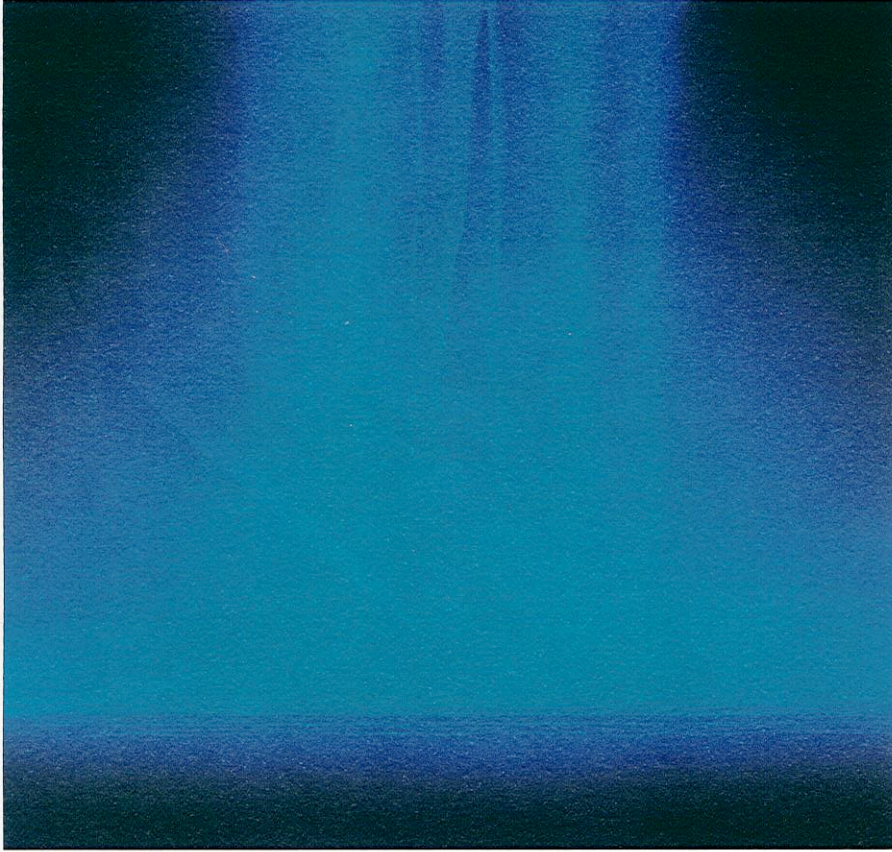
如果我們對照日本和中國的藝術，就會發現當蒙古吞滅宋建立元朝，到明朝實行高度中央集權，加速了中國文化的「純化」、催向一元化過程，尤其是藝術創作上猶如下了一道金

FEATURES 特寫



千住博

《瀑布》2013。© 2013 Hiroshi Senju



剛籬，「歷久」而不追求「創新」，只要看起來像新的就可以了，無論是文人借藝術作心理補償和潛心遁世的酸秀才味道，或庶民為滿足物欲而心虛地倍加喜氣洋洋，中國藝術變成一個失落的桃花源，這個失去自信而自卑自大的民族，再也找不到過去由開闊的心懷和虛遜才能到達的藝術「聖境」。由於孔子說，子不語怪力亂神，中國人事祖先是因為家庭為秩序之本，壓根兒不相信有更高的道德層次。於是藝術發展到了後來，愈是口說「氣韻」，講求「天人合一」，藝術卻變成一種作者與觀者之間的競爭，由於無人到過聖境感受沐浴於靈光之中，「感召」就不是藝術要處理的問題。當遊戲規則訂下需在追求「逸」和「意」之間，而二者又不涉及更高層次的道德探索，觀眾只能單純從技法上讚歎作者之高格，或從模倣中希望擊倒前著取得更高的格調。藝術變成一種集體自身的練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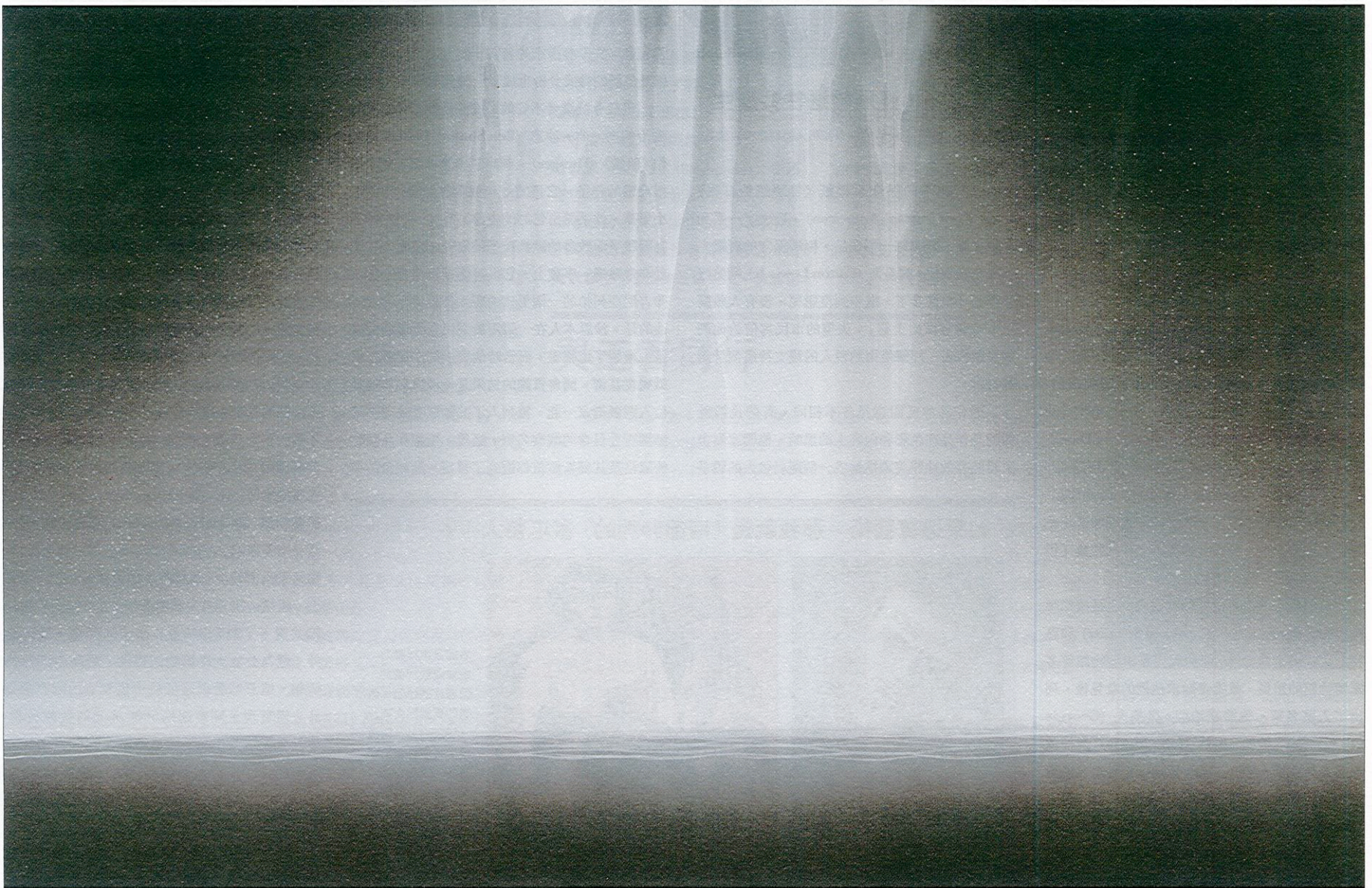
相反地，日本藝術從豐臣秀吉一統分裂的戰國，明國鎖國加上船堅炮利的西方（南蠻）叩關，過去一直在唐宋影響中調整自我身份認同的日本反而慢慢建立起文化自信，今天我們在千住博作品中看到那種借描繪瀑布或風景，雖然可以解讀出上溯至飛鳥、白鳳時期對隋唐樂土的嚮往，但更多是安土桃山時代那種從宋國文

化提煉出的華麗、精確，結合自身神道和禪宗以後，對「空寂」、「閒寂」那種追求簡素的美。沒有這種簡素的，必須經由現實世界才能進入的精神聖境，就沒以後的大和繪，也就沒有今天的千住博。「和敬清寂」的境界是要讓人在剎那頓悟，然後在浮生處世好好活下去，而不是創造一個逃避現實的天堂；這一點，早在千住博90年代的「Flatwater」系列，或現時的《懸崖》系列最顯而易見。

「Flatwater」系列也是單色系列，寫的是沉睡中的火山石和水，當中蘊藏著大自然的無情威力，然而由於下筆往往精準利落得像刀鋒，反而有一種看破塵世的澄明，和曾經滄海以後再次慶幸為人的清新感，觀眾在千住博的畫裡，很容易感受到在七情六慾下那個真實的自我，明心見性。這是為什麼千住博能夠在文化上稱為地球村民，並受到頂級收藏家愛戴，除了因為他真在探討藝術和生命，也因為他真的看到我們生在當代的險境：除了藝術讓我們可以從到聖境洗滌重生，且戰且走再接再厲，我們已經無處可逃！撰文/ 佟鎮南

Sundaram Tagore Gallery

6月9日結束



展覽圖片由SUNDARAM TAGORE GALLERY提供